

劉

氏

鴻

書

第二十七卷

世系部 十八

尚論 三

阮稽劉畢阮

夏侯湛潘岳潘尼

王導

二陸 制

王導

王羲之 制

謝安

卞壺 碑

前趙淵聰曜 五胡附

前燕慕容氏

五柳先生 傳

謝靈運

梁朝總論

前秦符氏

狄仁傑

周子諒

唐高宗

賀知章 碑

顏魯公 記

李白 碑

南霽雲

碑

陽武

碑

何蕃

柳宗元

誌

裴度

韓愈

裴樞

卷二十七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之二十七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太史湯賓尹 刪正

尚論部 十八

阮籍稽康劉伶畢卓阮咸 史臣

夫學非常道則物不靡通理有忘言則在情斯遣其進也撫俗同塵不拘名利其退也餐和履順以和天真若乃一其本源體無爲之用分其華葉開寓言之道是以伯陽垂範鳴謙置式欲崇諸已先下於人猶大樂無聲而蹠鸞斯應者也莊生放達其旨而馳辨無窮棄彼榮

華則俯輕爵位懷其道術則顧茂王公舐痔兼車鳴鳶
吞鼠以茲自口於焉玩物殊異虛舟有同攘臂稽阮竹
林之會劉畢芳樽之友馳騁莊門排登李室若夫儀天
布憲百官從軌經禮之外棄而不存是以帝堯縱許由
於埃壒之表光武舍子陵於潺湲之瀨松蘿低舉用以
優賢蠟水澄舉茲焉賜隱臣行厥志主有嘉名至於稽
叔夜遺巨源之書阮氏創先生之傳軍諮散髮吏部盜
罇豈以世疾名流茲焉自垢臨鍛竈而不迴登廣武而
效嘆則嵇琴絕響阮氣徒存通其旁徑必彫風俗召以
官効居然尸素軌躅之外或可觀者焉咸能符契情靈

各敦終始愴神交於晚笛或相思而動駕史臣是以拾其遺事附於篇云

夏侯湛潘岳潘尼

孝若挾蔚春華時標麗藻觀其抵疑詮理本窮通於自天作誥敷文流英聲於孝弟旨深致遠殊有大雅之風烈焉安仁思緒雲騫詞鋒景煥前史儔於賈誼先達方之士衡賈論政範原王化之幽蹟潘著哀辭貫人靈之情性機文喻海韞蓬山而育蕪岳藻如江濯美錦而增絢混三家以通校爲二賢之亞匹矣然其袂彈盈果拜塵趨貴茂棄倚門之訓乾沒不遑之門斯才也而有斯

行也天之所賦何其駁與正叔含咀藝文履危居正安
其身而後動契其心而後言著論究人道之綱裁箴懸
乘輿之鑑可謂玉質而金相者矣

王導

史臣

飛龍御天故資雲雨之勢帝王興運必俟股肱之力軒
轅聖人也仗師臣而授置商湯哲后也負鼎俎而成業
自茲以降罔不由之原夫典午發蹤本於陵寡金行撫
運無德在時九土未宅其心四夷已乘其弊既而中原
蕩覆江左嗣興兆著玄石之圖垂少康之祀夏時無思
晉之士思文叔之興劉輔佐中宗艱哉世矣茂弘策名

拔萃叶情交好負其材智恃彼江湖思建克復之功用
成翼宣之道於是王敦內侮憑天色而狼顧蘇峻連兵
指宸居而隼擊寔賴元宰固懷匪石之心潛運中謀竟
剪吞沙之寇赤誠貫日主垂餌以終全貞志凌霜國綴
旒而不口觀其開設學校存乎沸鼎之中爰立章程在
乎櫛風之際雖則世道多故而規模弘遠矣比夫蕭曹
弼漢六合爲家奭望匡周萬方同軌功未半古不足爲
儔至若夷吾體仁能相小國孔明踐義善翊新邦撫事
論情抑此之類也提挈三世終始一心稱爲仲父蓋其
宜矣恬珣踵死副呂虔之贈刀謚乃隕聲慙劉毅之徵

鹽語曰深山大澤有龍有蛇實此之謂也

王導

導在江左爲一時倫安之謀無十年生聚之計陳頽勸抑浮競不能從也王敦殺周戴不肯救也卞敦不赴國難不能戮也郭默害劉胤不能問也庾亮召蘇峻不能止也石勒寇襄陽人疫死大半弊不能乘也葛陂淫雨三月不止困不能襲也晉帝拜其妻曹氏不能辭也又陰拱立以觀王敦之成敗而胸懷異謀觀敦與導書平京師日當親割温嶠之舌非素有謀約者敢爲此言敦已復誅當加戮尸污宮之罪又請以大將軍禮葬之敦

死後導與人言恒稱大將軍又言大將○軍言曰爲恒
文之舉此爲漏網逆臣無疑徒以子孫貴盛史家掩惡
以欺萬世謂之江左夷吾管氏與臺亦羞之矣

陸機陸雲

制

唐太宗

古人云唯楚有才晉實用之觀夫陸賈陸雲實荆衡之
杞梓挺珪璋於秀實馳英華於早年風鑑澄爽神情俊
邁文藻弘麗獨步時一言論慷慨冠乎終古高詞迴映如
朗月之懸光疊意迴舒若重巖之積秀千條析理則電
折霜開一緒連文則珠流璧合其詞深而雅其義博而
顯故足遠超枚馬高躡王劉百代文宗一人而已然其

祖考重光口口吳運文武奕葉將相連華而機以廊廟
蘊才瑚璉標器宜其承俊義之慶奉佐時之業申能展
用保譽流功屬吳祚傾基金陵畢氣君移國滅家喪臣
遷矯翮南辭翻棲火樹飛鱗北逝卒委湯池遂使穴碎
雙龍巢傾兩鳳激浪之心未騁遽骨修鱗凌雲之志將
騰先灰勁翮望其翔躍焉可得哉夫賢之立身以功名
爲本土之居世以富貴爲先然則榮利人之所貪禍辱
人之所惡故居安保名則君子處焉冒危履貴則哲士
去焉是知蘭植中途必無經時之翠桂生幽壑終保彌
年之丹非蘭怨而桂親也途害而芻荊而生滅有殊者

隱顯之勢異也故曰銜美非所罕有常安韜竒擇居女
能全性觀機雲之行已也智不逮言矣觀其文章之戒
何知易而行難自以智足安時才堪佐命庶保名位無
忝前基不知世屬未通運鍾方否進不能闢昏眚亂退
不能屏跡全身而奮力危邦竭心庸主抱忠實而不諒
謗緣虛而見疑生在已而難長死因人而易足上蔡之
犬不戒於前華亭之鶴方悔於後卒令覆宗絕祀良可
悲夫然則三世爲將釁鐘來葉誅降不祥殃及後昆是
知西陵結其禍端何橋收其禍末其天意也豈人事哉

卞壺

廟碑

明劉三吾

公諱壺字望之濟陰宛句人妻裴生二子曰盱曰盱當
晉室主幼國危公爲尚書令賊臣蘇峻擅兵歷陽迫近
京邑詔公都督大征東諸軍始戰西陵爲賊所敗繼擊
之青溪柵又爲所敗賊勢愈熾公忠烈愈奮至不顧背
癱負疾苦戰而死二子見父死亦擁兵赴敵以死母裴
慟哭曰父爲忠臣子爲孝子夫何憾時成帝之咸亨三
年二月也旣賊平贈公驃騎將軍加侍中議者以未副
衆望贈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貞祠以
大平二子盱盱悉以贈謚自晉以來廟祀不絕故嘗謂
士君子平居在朝無敢言之忠則倉卒臨難必無敢死

之志迹公在朝廷知無不言其於茂弘元規曾無毫毛
假借時導以疾弗朝私送郅鑿兩具建奏元爲切直語
及王謝清談害事至聲色俱厲此其見理之明信道之
篤雖刀鋸在前鼎鑊在後亦所甘心者則夫賤峻小豎
抗旌犯順其容少緩天討之誅也耶兩戰而敗公之不
幸也負劔力疾苦戰公之所不計也誠痛夫主辱國危
臣子肝腦塗地之日故能棄必生而不逆就必死以立
忠二子相繼以死妻裴之哭其夫子而不憾皆公忠義
之所感發也得謚忠貞不亦宜乎推此忠也與日月爭
光可也蓋人心有死而不回者忠貞一念是也公歷事

三朝豐功偉績具在史載今按掇其大節勒諸貞石以
壽不朽

王羲之

制

唐太宗

書契之興肇乎中古繩文鳥跡不足可觀末代去朴歸
華舒牋點翰爭相誇尚競其工拙伯英臨池之妙無復
餘蹤師宜懸帳之奇罕有遺跡逮乎鍾王以降略可言
焉鍾雖擅美一時亦爲迫絕論其盡善或有所疑至於
布織濃分踈密霞舒雲卷無所間然但其體則古而不
今字則長而逾制語其大量以此爲瑕獻之雖有父風
殊非新巧觀其字勢踈瘦如隆冬之枯樹覽其筆蹤拘

束若嚴家之餓隸其枯樹也雖槎枿而無寃伸其餓隸也則餓羸而不放縱兼斯二者故翰墨之病與子雲近世擅名江表然僅得成書無丈夫之氣行行若縈春蚓字字如縮秋蛇臥王蒙於紙中坐徐偃於筆下雖禿干兔之翰聚無一毫之筋窮萬穀之皮斂無半分之骨以茲播美非其溢名耶此數子者皆譽過其實所以詳察古今研精篆素盡善盡美其惟王逸少乎觀其點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霧結狀若斷而還連鳳翥龍蟠勢如斜而反正玩之不覺爲倦覽之莫識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餘區區之類何足論哉

謝安

唐張拭

符堅掃境入寇方是時晉室之勢亦甚殆矣梁益旣非
吾有襄沔復爲所破在他人宜恐懼失措之不暇而謝
安方且從容應敵不過以江北軍事付之謝玄及劉牢
之輩卒以成功蓋其方略素定非僥倖苟然也安於用
人考察旣精不以親踈而廢玄有謀慮善使人而牢之
勇銳出衆安所施置各得其宜蓋用兵之道當以奇正
相須使玄將重兵於後此正也使牢之將精兵迎擊於
前此奇也秦兵旣近洛澗牢之櫻其鋒直搏而勝之不
已奪其心乎淝水之戰其勝筭已在目中故秦兵一退

風聲鶴唳以至山川草木皆足以懼之惟牢之先奪其
心故也安之方略可謂素定矣惟其素定故安靜而不
撓其矯情鎮物豈固爲是哉夫有所恃故耳至於郤上
流之兵又其一奇也得流之兵不足以助益而適足
以銷薄聲勢搖動人心桓冲是舉亦無謀矣吾慮旣定
一郤其兵而戰士之心益固國內之情舉安安見之明
且審矣嗟乎國之所恃者人材耳以當時晉室之勢獨
任一謝安足以當符秦百萬之師以予觀之非特安方
略之妙抑其所存忠義純固負荷國事直欲與晉室同
存亡故能運用英豪克成勳業誠與才合故也大抵立

大事者非誠與才合者不足以濟若安者其在東晉中
人物傑出者哉

五柳先生傳

并贊

陶元

先生不知何許人亦不詳其姓字宅邊五柳樹因以爲
號焉閑靖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其解每有意念
輒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
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旣醉而退曾不愜情
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箠屣空曩如也
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已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

前趙劉淵聰暉

五胡附

彼夷狄者人面獸心見利則棄君親臨財則忘仁義者也投之遐遠猶懼外侵而處之封畿窺我中壘昔者幽后不綱胡塵暗於戲水口王失馭戎馬生於關洛至於筭強弱妙兵權體興衰知利害於中華未可量也况元海人傑必致青雲之上許以殊才不居庸劣之下是以策馬鴻騫乘機豹變五部高嘯一旦推雄呈技相害未有與之爭衡者矣伊陟啓興王之略骨都論克定之秋單于無北顧之懷獫狁有南郊之祭大哉天地茲爲不仁矣若乃習以華風溫乎雅度兼其舊俗則罕規模雖復石勒稱藩王彌效款終爲夷狄之邪未辨君臣之位

至於不遠儒風虛襟正直則昔賢所謂并仁義而盜之者焉僞主斯亡玄明纂嗣樹恩戎旅旣總威權關河開曩日之疆士馬倍前人之氣然則信不由衷自乖弘遠貌之爲美處事難終縱武窮兵殘忠害蹇佞人方轡前
后載馳闔豎類於回天凝科踰於炮烙遣豺狼之將逐鷹大之師懸旌俯渭分麾陷洛鐵馬陵山胡笳遵渚粉忠貞於戎手聚縉紳於京觀先王并賦乃眷維桑舊都宮室咸成茂草墜淚沾衣行人洒血若乃上古敦龐不親其子功成高讓歸於有德爰及三代乃用干戈將以振厥板蕩恭膺天命懿彼武王嚴之列辟載旆乘時興

兵誓野投焚既隕可以絕言而輕呂旁揮彤弧三發豈
若響清蹕於常道之門馳金章於山陽之館故知黔首
來蘇居今愛古白旗陳肆古不如今胡寇不仁有同豺
豕役天子以行觴驅乘輿以執蓋庾珉之淚既盡辛賓
加之以血若乃有生之貴處死爲難弘在三軍之義忘
七尺之重主憂之恨畢命同歸自古篡奪於斯爲甚是
以災氣成形賊臣苞亂政荒民散可以危亡劉聰竟得
壽終非不幸也曜則天資虓勇運偶時艱用兵則王剪
之倫好殺亦董公之亞而承基醜類或有可稱子遠納
忠高旌蹇偃和苞獻直鄴明罷觀而師之所處荆棘生

焉自絕強藩禍成勁敵天之所厭人事以之駭戰士而宵奔酌戎杯而不醒有若假手同乎拾芥豈石氏之興何不支之甚也

前燕慕容氏

史臣

觀夫牝陰衍氣醜虜彙生隔閭諸華聲教莫○漸雄據殊壤貪悍成俗先叛後服蓋常性也自當塗紊紀典午握符推亡之功掩玃吳而可錄馭遠之策懷戎狄而猶漏慕容龐英姿偉量是日邊豪舉迹姦量寔惟亂首何者無名而舉表深譏於魯冊象龔致罰昭大訓於姚典况平放命挺禍距戰發其狼心剽邑屠城略地騁其螫

賊旣而二帝遺平陽之酷按兵窺運五鐸啓金陵之詐
率禮稱藩勤王之誠當君危而未立佳主之節侯國秦
而將徇適所謂相時而動豈素蓄之歟哉然其制敵多
權降下以惠勸農桑敦池利任賢士該時傑故能恢一
方之業創累葉之基焉元真體貌不恒暗符天表沉毅
自處頗懷奇略於時羣雄角立爭奪在辰顯宗主祭於
冲年度亮竊政於元舅朝綱不振天步孔艱遂得據已
成之資乘土崩之會揚兵南鶩則烏丸捲甲建旆齊征
則宇文摧陣乃負險自固恃勝而驕端拱稱王不待朝
命昔鄭武職居三事爵不改伯齊桓績宣九合位止爲

侯瞻曩烈而功微徵前經而禮縟谿壑難滿此之謂乎
宣英文武兼優加之以機斷因石氏之釁首圖中原燕
士協其籌冀馬爲其用一戰而平巨寇再舉而拔堅城
氣聳傍隣威加邊服便謂深功被物天數在躬遽竊鴻
名偷安保錄猶將席捲京洛肆其蟻聚之徒宰割黎元
縱其鯨吞之勢使江左疲於奔命職此之由非夫天厭
素靈而啓異類不然者其鋒何以若斯景茂庸材不親
厥務賢輔攸賴逆臣控謀於是陷金墉而款河南包洞
城而臨漠北西秦勁卒頓函關而不進東夏遺黎企鄴
官而授首當此之時而凶威轉熾及玄恭卽世建媪乳

朝垂以勲德不容評以贖貨干政志士絕忠貞之路讒人襲交亂之風輕隣反速其咎禦敵罕修其備以携離之衆抗敢死之師鋒鏑乍交白溝淪境衝軻暫擬紫陌成墟是知由余出而戎亡子常升而郢覆終於身死異域智不自全吉凶惟人良所謂也

前秦苻氏

史臣

自兩京殄覆九土分崩赤縣成蛇豕之墟紫宸遷鼃隄之穴干戈日用戰爭方興猶逐鹿之並驅若瞻烏之靡定符洪擅蠻陬之桀黠乘羯虜之危亡乃附欵江東而志尚關右禍生蠱毒未逞狼心健旣承家克隆凶緒率

思歸之衆投山西之隙據億大之巖險總三秦之果銳
敢窺太寶遂竊鴻名狡數奸雄有可言矣長生慘虐稟
自率由觀辰象之災謂法星之夜飲忍生靈之命疑猛
獸之朝饑但肆毒於刑殘曾無心於戒懼招亂速禍不
亦宜乎永固雅量瓌姿變夷從夏叶魚龍之謠詠挺草
木之休徵尅剪姦回篡承僞歷遵明王之德教闡先聖
之儒風撫育黎元憂勤庶政王猛以宏材緯軍國符融
以懿戚贊經綸權薛以諒直逞規模鄧張以忠勇恢威
略備賢效足杞梓呈才文武兼施德刑具舉乃平燕定
蜀擒代吞涼跨三分之一居九州之七遐荒慕義幽險

宅心因止馬而獻歌託棲鸞以成頌固以功侔曩烈豈
直化洽當年雖五胡之盛莫之比也旣而足以夸世愼
諫違謀輕敵怒隣窮兵黷武懟三正之末叶耻五運之
猶垂傾率土之師起滔天之寇負其犬羊之力肆其吞
噬之能自謂戰必勝攻必取便欲鳴鸞禹穴駐蹕疑山
䟽爵以侯楚材築臺以須歸命曾弗知人道助順神理
害盈雖矜涿野之強終致昆陽之敗遂使兇渠侯間狡
寇伺隙步搖啓其禍先燒當乘其亂極宗社遷於他族
身首罄於賊臣貽戒將來取笑天下豈不哀哉豈不謬
哉符丕乘亂僭竊尋及傾敗斯可謂天之所廢人不能

支符登集離散之兵厲死休之志雖衆寡不敵難以立
功而義烈慷慨有足稱矣

謝靈運

梁沈約

民稟天地之靈含五常之德剛柔迭用喜愠分情夫志
動於中則歌詠外發六義所因四始攸係升降謳謠紛
披風什雖虞夏以遺斯文不覩稟氣懷靈理無或異然
則歌詠所興宜自生民始也周室既衰風流彌著屈平
宋玉導清源於前賈誼相如振芳塵於後英詞潤金石
高誼薄雲天自茲以降情志愈廣王褒劉向揚班崔蔡
之徒異軌同途遞相師祖雖清辭麗曲時發乎篇而燕

音累氣固亦多矣若夫平子艷發文以情變絕唱高蹤
久無嗣響至於建安曹氏基命二祖陳玉咸蓄盛藻則
乃以情緯文以文被質自漢至魏四百餘年辭人才子
文體三變相如巧爲形似之言班固長於情理之說子
建仲宣以氣植爲體並標能擅美獨映當時是以一世
之士各相慕習原其飈流所始莫不同祖風騷徒以賞
好異情故意製相詭降及元康潘陸特秀律異班賈體
變曹王縟旨星稠繁文綺合綴平臺之逸響採南皮之
高韻遺風餘烈事極江右有晉中興玄風獨振爲學窮
於柱下博物比乎七篇馳騁文辭義單乎此自建封暨

平義熙歷載將百雖綴響聯辭波屬雲委莫不寄言上
德托意玄珠遶麗之辭無聞焉爾仲文始革孫許之風
叔源大變太元之氣爰逮宋氏顏謝騰聲靈運之興會
標舉延年之體裁明密并方軌前秀垂範後昆若夫敷
衽論心商榷前藻工拙之數如有可言夫五色相宣八
音協暢由乎玄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官羽相變低昂
互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
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至於先士茂製
諷高歷賞子建函京之作仲宣霸岸之篇子荆零雨之
章正長朔風之句直直舉胸情非傍詩更正以音律調

韻取高前式自騷人以來此秘未覩至於高言妙句音韻天成皆暗與理合非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謝顏去之彌遠世之知音者有以得之知此言之非謬如曰不然請待來哲

武帝

梁朝總論

唐魏

徵

高祖固天攸縱聰明稽古道亞生知學爲博物允文允武多藝多才爰自諸生有不羈之度屬昏凶四虐天倫及禍收合義旅將雪家寃曰紂可伐不期而會龍躍樊漢雷擊湘郢剪離德如振槁取獨夫如拾遺其雄才大略固無得而稱矣旣懸白旗之首方應皇天之睠布德

施惠悅近來遠開蕩蕩之王道革靡靡之商俗大修文
教盛飾禮容鼓扇玄風闡揚儒業介胄仁義折衝尊俎
聲振寰宇澤流遐裔干戈載戢凡數十年濟濟焉洋洋
焉末晉以來未有若斯之盛然不能息末敦本斲彫爲
樸慕名好是崇尚浮華抑揚孔墨流連釋老或經夜不
寢或終日不食非弘道以利物惟飾智以驚愚且心未
遺榮虛廁蒼頭之位高談脫屣終戀黃屋之尊夫人之
大欲在乎飲食男女至於軒冕殿堂非有切身之急高
祖屏除嗜慾眷戀軒冕得其所難而滯於所易可謂神
有所不達智有所不通矣逮夫精華殫竭風德已衰感

於聽受權在奸佞儲后百辟莫得盡言險躁之心慕年
愈甚見利而動復諫違衆開門揖寇棄好卽佐贊起蕭
墻禍成戎羯身殞非命災被億兆衣冠斃鋒鏑之下老
幼粉戎馬之足瞻彼黍離痛深周廟永言麥秀悲甚殷
墟自古以安爲危旣成而敗顛覆之速書契所未聞也
易曰天之所助者信人之所助者順高祖之遇斯屯剝
不得其死蓋動而之險不由信順失天人之所助其能
免於此乎太宗聰慧過人神采秀發多聞博達富瞻詞
藻然文艷用寡華而不實體窮淫麗義罕䟽通束思之
音逐移風俗以此而貞萬國異乎周頌漢莊矣我生不

辰載離多難桀逆構扇巨猾滔天始似羨里之拘終類
望夷之禍悠悠蒼天其可問哉昔國步初屯兵纏魏闕
羣后釋位投袂勤王元帝以槃石之宗受分陝之任屬
君親之難居連率之長不能撫劍嘗膽枕戈泣血躬先
士卒致命前驅遂乃擁衆逡巡內懷缺望坐觀時變以
爲身幸不忿莽卓之誅先行昆弟之戮又沈猜忌酷多
行無禮騁智辨以飾非肆忿戾以害物爪牙重將心膂
謀臣或顧盼以就拘囚或一言而及俎醢朝之君子相
顧慄然自謂安若泰山舉無遺策怵於邪說卽安荆楚
雖元惡克翦社稷未寧而西隣責言禍敗旋及上天降

監此焉假手天道人事其可誣乎其篤志藝文採浮淫
而棄忠信戎昭果毅先骨肉而後寇讎雖口誦六經心
通百氏有仲尼之才適足以益其驕矜增其禍患何補
金陵之覆沒何救江陵之滅亡哉敬帝遭家不造紹茲
屯運征伐有所自出政刑不由於已時無伊霍之輔焉
得不爲高讓歟

唐高宗

劉 昫 石晉人

有隋季年皇圖板蕩荒主燁燎原之焰郡盜發逐鹿之
機殄暴無厭橫流靡救高祖審獨夫之運去知新主之
勃興密運雄圖未伸龍躍而屈已求可汗之援卑詞荅

李密之書決神機而速若疾雷驅豪傑而從如偃草泊
謳謔允屬揖讓受終刑名大剗乎煩苛爵位不踰於邁
輔由是櫻金有耻伏莽知非人懷漢道之寬平不責高
皇之慢罵然而優游失斷浸潤得行誅文靖則議法不
從酬裴寂則尚恩大過姦佞由之貝錦嬖幸得以掇蜂
獻公逐間於申生小白寧懷於召忽一旦兵加愛子矢
集中孫匈奴尋犯於便橋京邑咸憂於左衽不有聖子
王業殆哉

狄仁傑

宋范仲淹

天地開孰將闢焉日月蝕孰將廓焉大厦仆孰將起焉

神器墜孰將舉焉巖巖乎克當其任者惟梁公之偉公
諱仁傑字懷英太原人也祖宗高烈本傳在矣公爲子
極於孝爲臣極於忠忠孝之外揭於日月者敢歌於廟
中公嘗赴并州緣過太行山反瞻河陽見白雲孤飛曰
吾親在其下久而不能去左右爲之感動詩有陟岵陟
屺君子於役弗忘其親此公之謂與吁嗟乎孝之至也
忠之所繇生乎公嘗以同府掾當使絕域其母老疾公
謂之曰奈何重大夫人萬里之憂詣長史府請代行時
長史司馬方毗睚不合感公之義歡如平生吁嗟乎與
人交而先其憂况君臣之際乎公爲大理寺丞決諸道

滯獄萬七千命下服其平武衛將軍權善才坐伐昭陵
栢高宗命戮之公抗奏不屈上怒曰彼置我不孝左右
策公令出公前曰陛下以一樹而殺一將軍張釋之所
謂假有盜長陵一杯土則將何法以加之臣豈敢奉詔
陷陛下於不道帝意解善才得恕死吁嗟乎執法之官
患在少恩公獨愛君以仁何所存之遠乎高宗幸汾陽
宮道出妬女祠下彼俗謂盛服過者必有風雷之災并
州發數萬人別開御道公爲知頓使曰天子之行風伯
清塵雨師洒道彼何害哉遽命罷其役又公爲江南巡
按吏奏毀淫祠一千七百所所存惟夏禹泰伯季子伍

員四廟曰安使無功血食以亂明哲之祠乎吁嗟乎神
猶正之而況於人乎公爲寧州刺史能撫戎夏郡人紀
之碑及遷豫州越王亂後緣坐者七百人籍沒者五千
口有使從行刑公緩之密表以聞曰臣言似理逆臣不
言則陛下好生之意表成復毀意不能定彼戚非本
心惟陛下矜焉勅貸之流於九原郡道出寧州舊治父
老逝而勞之曰我狄使活汝輩耶相携哭於碑下齋三
日而去吁嗟乎古謂民之父母而公則過焉斯人也死
而生之豈父母之能乎時宰相張光輔率師平越王之
亂羽士貪暴公拒之不應光輔怒曰州將忽元帥耶對

曰公以三十萬衆除一亂臣彼脅從輩聞王師來乘城而降者萬計公縱暴兵殺降以爲功使無辜之人肝腦塗地如得上方斬馬劍加於君頸雖死無恨光輔不能屈奏公不遜左遷復州刺史吁嗟乎孟軻有言威武不能屈是謂大丈夫其公之謂乎爲地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爲來俊臣誣潛下獄公曰大國革命萬物維新唐朝舊臣甘從誅戮因家人告變得免復貶彭澤令獄吏嘗抑公誣引揚執柔公曰天平吾何能爲以首觸柱流血被面彼懼而謝焉吁嗟乎陷阱之中不義不爲况廟堂之上乎契丹陷冀州起公爲魏州刺史以禦焉

時河朔震動威驅民保邾郭公至下令曰百姓復爾業
寇來我自當之狄聞風而退魏人爲之立碑未幾人相
請罷戍疏勒等四鎮以肥中國又請罷安東以息江南
之餽輸誠者逢之北狄再寇趙定間出公爲河北道元
帥狄退就命公爲安撫大使前爲突厥所脅從者咸逃
散山谷公請曲赦河北諸州以安反側朝廷從之吁嗟
乎四方之事知無不爲豈虛尚清談而已乎公在相日
中宗幽房陵則天欲立武三思爲儲嗣一日問羣臣可
否衆稱賀公退而不荅則天曰乃有異議乎對曰有之
昨陛下命三思募武士歲時之間數百人及命廬陵王

代之數日之間應者十倍臣知人心未厭唐德則天怒
令策出又一日則天謂公曰我夢雙陸不勝者何對曰
雙陸不勝宮中無子也復命策出又一日則天有疾公
入問閣中則天曰我夢鸚鵡雙翅折者何對曰武者陛
下之姓相王廬陵王則陛下之羽翼也是可折乎時三
思在側怒發赤色則天以公屢言不奪一日感悟遣中
使密召廬陵王矯衣而入人無知者乃坐公於簾外而
問曰我意立三思羣臣無不可者惟侯公一言從之則
與卿長保富貴不從則無復得與卿相見矣公從密對
曰太子天下之本本一搖而天下動陛下豈以一心之

欲輕天下之動哉太宗百戰取天下授之子孫三思何與焉昔高宗寢疾令陛下權親軍國陛下奄有神器數十年又將以三思爲後如天下何且姑與母孰親子與姪孰近立廬陵王則陛下萬歲後享唐之血食立三思則宗廟無祔姑之禮臣不敢愛死以奉制陛下其曷焉則天感泣命褰簾使廬陵拜曰今日國老與汝天子哭於地則天命左右起之拊公昔曰豈朕之臣社稷之臣耶已而奏曰還宮無儀孰爲太子於是天子復置廬陵王於龍門備禮以迎中外大悅吁嗟乎定天下之業斷天下之疑其至誠如神雷霆之威不得而變乎則天嘗

命公擇人公曰欲何爲公曰可將相者公曰如求文章則今宰相李嶠蘇味道足矣豈文士齷齪思得奇才以成天下之務乎荊州張柬之真宰相才誠老矣一朝用之尚能竭其心乃召拜洛州司馬他日又問人於公對曰臣前言張柬之雖遷洛州猶未用焉改秋官侍郎及召爲相果能誅張易之輩返正中宗復則天爲皇太后吁嗟乎薄文華重才實其知人之深乎公之勲德不可殫言有議論數十萬言李邕載之別傳論者謂松栢不天金石不柔受於天焉公爲大理丞抗天子而不屈在豫州日拒沂師而不下及居相位又能復廢王以正天

下之本豈非剛正之氣出乎誠性見於事業當時優游
薦紳之中顛而不扶危而不持者亦何心哉仲淹貶守
鄱陽移丹徒郡道過彭澤謁公之祠而述焉又系之云
商有三仁弗救其滅漢有四皓正於未奪嗚呼武暴如
火李寒如冰何心不隨何力可回我公哀傷拯天之亡
逆長風而孤騫遡大川以獨航金可革公不可革孰爲
乎剛地可動公不可動孰爲乎方一朝感通羣陰披攘
天子旣臣而皇天下旣周而唐七世發靈萬載垂光鳴
非天下之至誠其孰能當

周子諒

唐柳子厚

天寶年有以諂諛至相位賢臣數逐公爲御史抗言以
白其事得死於墀下史臣書之公之死而佞者始畏公
議嗚呼古之得其死者衆矣若公之死志匡王國氣震
姦佞動獲其所斯蓋得其死者歟公之德之才洽於傳
聞卒以不試而獨伸其節猶能奮百代之上以爲世軌
第令生於定哀之間則孔子之曰未見剛者出於秦楚
之間則漢祖不曰安得猛士而存不及與王之用歿不
遭聖人之嘆誠立志者之所悼也

李白

碑

唐范傳正

公之生也先府君指天枝以復姓先夫人夢長庚而告

祥名之與字咸所取象受五行之剛氣叔夜心高挺三
蜀之雄才相如文逸瓌奇宏廓拔俗無類少以俠自任
而門多長者車常欲一鳴驚人一飛冲天彼漸陸遷喬
皆不能也由是慷慨自負不拘常調氣度宏大聲聞於
天天寶初召見於金鑾殿玄宗明皇帝降輦步迎論當
世務草簽番書辨如懸河筆不停綴玄宗嘉之以寶床
方丈賜食於前御手調羹得音褒美褐衣恩遇前無比
儔遂直翰林專掌密命將處司言之任每陪侍從之遊
他日從白蓮池公不在宴皇歡既洽召公作序時公已
被酒於翰苑中仍命高將軍扶以登舟優寵如是既而

上疏請還舊山玄宗甚愛其才或慮乘醉出入省中不能不言溫室樹恐掇後患惜而遂之脫屣軒冕釋羈韉鎖因肆情宇宙間飲酒非嗜其酣樂取其昏以富作詩非事於文律取其吟以適好神仙非慕其輕舉將不可求之事求之欲耗壯心遺餘年也賀知章號公爲謫仙人吟公烏栖曲云此詩可以泣鬼神時又以公及賀監等爲酒中八仙朝列賦謫仙歌百餘首俄屬戎馬生郊遠身海上往來於斗牛之分優游沒身偶乘扁舟一日千里或乘勝境終年不移時長江遠山一泉一石無往不自得也晚遊牛渚磯至姑熟恍謝豢青山有終焉之

志盤桓利居竟卒於此

賀知章

碑

明沈 愷

余嘗乘舟登湖心寺南望四明諸山隱隱如畫北顧石
虹襟帶碧流如染至含嵐浴暉頃刻殊狀殆不可攬結
意必有異人宮焉何其山清水麗一至此也問之乃唐
秘監舊宅相傳三十里曰賀家灣批草萊得斷碑遺跡
尚在高標清氣彷彿於烟雲水石間賀監故鄞人天寶
初夢遊帝居數日寤請爲道士還故里詔許之以宅爲
千秋觀又求周官湖數頃爲放生池詔賜剡川西歸且
放浪詩酒自號四明狂客胡華子居楚夢漁四十年不

知有城市叔敖聞其賢言之莊王召與語數日請歸歸
又夢爲楚官入與王圖議政事出治其民甚適覺而嘆
曰叔敖其敗予哉未幾王召爲執珪以不能事王左右
惡于生王召責之華免冠謝則復嘆曰敖真敗余矣遂
舍其官去王使人視其廬則不知所往也失賀監夢遊
帝胡草子夢漁獨胡華子之夢漁則寤其夢爲楚官則
不寤至執珪然後去悔亦晚矣若賀監一夢帝居卽寤
卽托焉以歸卽不復返其賢於胡華子亦旣多矣

顏魯公

祠記

初公以忤楊國忠斥爲平原太守策安祿山必反爲之

備闕寶之際久不見兵祿山旣反天下莫不震動公獨以區區平原遂折其鋒四方聞之爭奮而起唐卒以振者公爲之倡也當公之舉事同日歸公者十七郡得兵二十餘萬由此觀之旣順且誠天下從之矣公又與常山太守杲卿伐其後賊之不能直入潼關以公與杲卿撓其勢也在肅宗時數正言宰相不悅斥去之又爲御史唐旻所譖連輒斥李輔國遷太上皇居西宮公首率百官請問起居又輒斥代宗時與元載爭論是非載欲有所壅蔽公極論之又輒斥楊炎盧杞晚相德宗益惡公所爲連斥之猶不滿意李希烈陷汝州杞卽以公使

希烈希烈初慙其言後卒繼公以死是時公年七十有
七矣公之學闡文章往往雜於神仙浮屠之說不皆合
於理及其奮然自立能至於此者蓋天性然也故公之
能處其死不足以觀公之大何則及至於勢窮義有不
得不死雖中人可勉焉况公之自信也歟惟歷忤大姦
顛跌撼頓至於七八而始終不以死生禍福爲秋毫顧
非篤於道者不能如此此足以觀公之大也

南霽雲

碑序

唐柳宗元

急病讓夷義之先圖國忘死貞之大利合而動乃市賈
之相求恩加而感則報尤之常道睢陽所以不階王命

橫絕凶威超千祀而挺生奮百代而特立者也時惟南
公天與傑勇神資機智藝窮百中豪出千人不遇興詞
鬱麗肩之都尉數奇見惜挫猿臂之將軍天寶末寇劇
憑陵隳突河華天旋虧斗極之位地圯積狐狸之穴親
賢在庭子駿陳慕以佐命元老用武夷甫委師而勸進
惟公與南陽張公巡高陽許公遠義氣懸合訐謀大同
誓鳩武旅以遏橫壞裂裳而千里來應左袒而一呼皆
至柱厲不知而死難狼躡見黜而奔師忠謀朗然萬夫
齊力公以推讓且專奮擊爲馬軍兵馬使出戰則羣校
同強入守而百雉齊固初據雍丘謂非要害將保江淮

之臣庶通南北之奏復拔我義類扼於睢陽前後捕斬
要遮凶氣連阻漢兵已絕守䟽勒而彌堅虜騎雖強頓
肝胎而不進賊徒乃棄疾於我悉衆合圍技雖窮於九
攻志益專於三板偏陽懸布之勁汧城鑿穴之奇息意
牽羊羞鄭師之大臨甘心易子鄙宋臣之病告諸侯環
顧而莫救國命沮絕而無歸以有盡之疲人敵無已之
強寇公乃躍馬潰圍馳出萬衆抵賀蘭進明乞師進明
乃張樂侑食以好聘待之公曰敝邑父子相食而君辱
以宴禮獨何心與乃自噬其指曰噉此足矣遂慟哭而
返卽死孤城首碎秦庭終情無衣之賊身離楚野徒傷

帶劍之詞至德二年十月城陷遇害無傳燹之嘆息
周苛之慷慨聞義能徙果其初心烈士抗詞痛滅洪之
同日直臣致憤借蔡恭於累旬朝廷加贈特賜揚州都
督定功爲第一等與張氏許氏並立廟睢陽歲時致祭
男在襁褓皆受顯秩賜之土田塋刻鮑信之形楚圖霸
德之狀納宮其子見勾踐之心羽林字孤知孝武之志
舉門關於周典徵印綬於漢儀王猷以忠寵錫斯備於
戲睢陽之事不唯以能死爲勇善守爲功所以出奇以
耻敵立謹以怒寇俾其專力於東南而去備於西北力
專則堅城必陷備去則天討可行是故卽城陷之辰爲

尅敵之日世徒知力保於江淮而不知功靖乎醜虜論者或未之思與公諱霽雲字某范陽人有子曰承嗣七歲爲穉州別駕賜緋魚袋歷施涪二州服忠思孝無替負荷懼祠宇久遠德音不形願斲堅石假辭紀美惟公信以許其友剛以固其志仁以殘其穢勇以振其氣忠以摧其敵烈以死其事出乎內者合於貞行乎外者貫於義是其所以奮百代而超千祀者矣其志不亦宜乎廟貌斯存碑表攸託洛陽城下思鄉之夢儻來麒麟閣中卽圖之詞可繼

陽城

遺愛碣

四年五月皇帝以銀印赤紱卽隱所起陽公爲諫議大夫後七年廷爭輟至累日不解帝尤嘉意遷爲國子司業旌直優賢道光師儒又四年九月己巳出拜道州刺史太學生魯郡李賢廬江何蕃等百六十人投筆奔走稽首闕下叫閤籲天願乞伏舊朝廷重更其事如己巳詔翌日會徒北留如初行至延禧門公使追奪其章遮道願罷遂不果獻生徒嗷嗷顧盼徘徊昔公之來仁風扇揚暴傲革面柔懦有立聽聞嘉言樂甚鐘鼓瞻仰德宇高逾嵩岱及公當職施政示人準程良士勇善僞夫去飾情者益勤誕者益恭沉酗醜酒斥逐郊遂違親三

歲罷退鄉黨令未及下乞歸就養者二十餘人禮順克彰孝弟以興則又講貫經籍俾達奧義簡習孝秀俾極儒業冠屨裳衣由公而嚴進退揖讓由公而議公征甚遐吾黨誰師遂相與咨度署吏布告諸儒願立貞珉擬高狀明乃訪於學古之士紀公名字垂憲於後

何蕃

太學生

唐韓愈

蕃淮南人父母俱全初入太學歲率一歸父母止之其後間一二歲乃一歸又止之不歸者五歲矣蕃純孝人也閔親之老不自克一日揖諸生歸養於和州諸生不能止乃閉蕃空舍中於是太學六館百餘人又以蕃之

二行言於司業陽先生城請諭留蕃於是太學闕祭酒
會陽先生出道州不果留歐陽生詹言曰蕃仁勇人也
或者曰蕃居太學諸生不爲非義葬死者之無歸哀其
孤而字焉惠之大小必以力復斯其所謂仁與蕃之力
不任其體其貌不任其心吾不知其勇也歐陽生詹曰
朱泚之亂太學諸生舉將從之來請啓蕃蕃正色叱之
六館之士不從亂茲非其勇與惜乎蕃之居下其可以
施之於人者不流也譬之水其爲澤不爲川乎川者高
澤者卑高者流卑者止是故蕃之仁義克諸心行諸太
學積者多施者不遐也天將雨水氣上無擇於川澤澗

谿之高下然則澤之道是亦有施乎抑亦有待於彼者
與故凡貧賤之士必有待然後能有所立獨何蕃與吾
是以言之無亦使其無傳焉

柳宗元

誌

唐韓愈

子厚少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時雖年少已自成人能
取進士第嶄然見頭角衆謂柳氏有子矣其後以博學
宏詞授集賢殿正字僑傑廉悍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
史百子踔厲風發率嘗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
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貞元
十九年由藍田尉拜監察御史順宗卽位拜禮部員外

郎遇用事者得罪例出爲刺史未至又例貶州司馬居
閑益自刻苦務記覽爲詞章汎濫停蓄爲深博無涯涘
而自肆於山水間元和間常例召至京師又階出爲刺
史而子厚得邠州旣至嘆曰是豈不足爲政耶因其土
俗爲設教禁州人順賴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
本相侔則沒爲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
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
法於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衡湘以南爲進士
者皆以子厚爲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爲文詞者悉
有法度可觀其召至京師而復爲刺史也中山劉夢得

禹錫亦在遣中當詣播州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
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
無母子俱往理請於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
死不恨遇有以夢得事曰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嗚
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遊戲相
徵逐詡詡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腑相示指天日
涕泣誓生死不相負背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
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
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爲而其人自
視以爲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愧矣子厚前時少

年勇於爲人不自貴重顧藉爲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
既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於窮齋材
不爲世用道不行於時也使子厚在臺省時自持其身
已能知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之且
必費用不窮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
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雖使
子厚得所願爲將相於一時以此易彼孰得孰失必有
能辨之者

裴度

劉 昫

德宗懲建中之難姑息藩臣貞元季年威令衰削章武

皇帝志攄夙憤廷訪嘉猷始得杜邠公用高崇文誅劉
闢中得武丞相運籌訓戎贊成睿斷終得裴晉公耀武
伸威竟殄兩河宿盜雄哉章武之果斷也晉公以書生
素業致位台衡逢時遭屯振腕覓醜誓以身殉不亦壯
乎夫人臣事君惟忠與義大則以諉謨排禍難小則以
讜正匡過失內不慮身計外不恤人言古之所難也晉
公能之誠社稷之良臣股肱之賢相元和中興之功公
胡讓焉昔仲尼嘆周室凌遲齊桓輔翼而有微管之論
當承宗師道之濟惡也姦人遍四海刺客滿京師乃至
開吏禁兵附賊陰計議臣言未出刺刀已堪膏骨非死

義之臣孰肯橫身自難以輔天子之苟其令不川元和
之世則時運未可知也臣所以明左雅之嘆宣聖獎
之深

韓愈

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無慮三變高宗太宗大難始夷
沿江左餘風飾章繪句揣合低昂故王揚爲之伯玄宗
好經術羣臣稍厭雕琢索理致崇雅黜浮氣益雄渾則
燕許擅其宗大曆正元間美才輩出喘嚙道真涵泳聖
涯於是韓愈倡之柳宗元皇甫湜李翺等和之排逐百
家法度森嚴抵轅晉魏上軌漢周唐之文宛然爲一王

法此其極也若侍從酬奉則李嶠宋之問沈佺期王維
制冊則常袞楊炎陸贄權德輿王仲舒李德裕言詩則
杜甫李白元稹白居易劉禹錫謫怪則李賀杜牧李商
隱皆卓然以所長爲一代冠其可尚也

裴樞

朱全忠殺裴樞等三
十餘人於白馬驛

范祖禹

白馬之禍至今悲之歐陽修有言曰一太常卿與社稷
孰爲重使樞等不死尚惜一卿其肯以國與人乎雖樞
等之力不能存唐必不亡唐而獨存也臣以爲不然昭
宗返白鳳翔而全忠篡奪之勢已成入無愚智皆知之
矣樞乃其黨被其薦引以爲宰相不恤國之將亡方且

宴安於寵祿全忠之劫遷洛陽昭宗未及下樓樞受賊
旨以率百官出長安東門昭宗卒以弒殞而唐遂亡由
此觀之樞爲忠於李氏乎忠於朱氏乎且長安與一太
常卿孰重國亡君弒與流品不分孰急樞不惜長安與
全忠乃惜一卿不與張廷範不恤國亡君弒而惜流品
之不分其愚豈不甚哉夫樞非有忠義之心能爲社稷
者也不勝其利欲之心畏全忠而附之弒其君父旣從
之矣以爲除太常卿小事也持之不與未必拂全忠之
心而微以示人至公從其大而違其細欲以竊天下之
虛譽不意全忠怒之至此也全忠以爲此小事也猶不

從已其肯聽已之取天下乎是以肆其誅鋤無所不至不知樞等實非能爲唐輕重乃全忠疑之過也向使樞有存唐之心當全忠之劫遷端委而受劫於國門天下忠義之士聞之必有奮發而起者矣樞不爲此而惜一卿不死於如宗之弑而死於廷範之事處身如此豈能爲國慮乎迹其附會之忠以爲相進不由其道矣乃欲上不失賊臣之意下不失士大夫譽其可得乎白馬之禍蓋自取之也然自古如此勿死者多矣貪躁之士那可少戒哉

第二十八卷

世系部 十九

尚論 四

寇準

趙鐵面

韓范評

六一居士

傳

新法始末

司馬溫公

蜀山蘇公

宗澤

贊

兀术走

岳武穆

碑

鄆城大捷

書生叩馬

端宗帝昺

徐應獫

二江

史天澤

卷二十八 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之二十八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大史湯賓尹 刪正

尚論部 十九

寇準

呂中

當時若無寇準天下分爲南北矣準之功不在於主親
征之說而在於當時畫策欲百年無事之計而使其言
獲用不惟無慶曆之悔且亦無靖康之禍矣靖康之役
亦景德之役誤之也景德王師一動而誅撻槩契丹不
能渡河也遂使靖康坐守京城而覘虜之不渡河景德

不戰而和欲和在虜也遂使靖康坐視虜之深入而獨
意和好之可久景德既和詔邊郡無邀虜歸所以示大
信也遂使靖康虜人議割吾之三鎮而猶縱虜不追其
守不足以爲謀其和不足以爲信其縱不足以爲德準
之言至是驗矣

趙抃

鐵面御史

明屠隆

古人處臺諫之職而以直聲震於當時可謂不負其職
者矣夫臺諫之職言官也者以諫諍立朝上而君德之
成敗下而生民之休戚中而君子小人之進退舉於此
乎關焉故必勵忠貞之節秉剛直之心作敢言之氣以

靖獻於天朝而後無愧於言責夫苟依阿澆恣以偷祿
取容而已耳與時浮沉而已耳則天子將安賴之幾何
而不尸厥職也自非忠義素植於天性者疇能獨持風
裁以伸寒謬之論而以直聲震於天下哉昔宋趙抃以
剛介正直之士遭遇仁宗爲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權
貴直聲凜然號爲鐵面御史嗚呼御史若閔道斯其無
負諫官之職者哉粵稽古無所謂諫官之名也是故先
王喜正議而樂讜言爲之設置謗之鼓敢諫之木肺石
之口和顏色以來人之言虛懷以采人之說當其時則
大夫諫士傳言庶人議於野商賈謗於市史在前書過

誓誦詩諫工執藝事以諫是故人無常諫諫無常職固
未聞有所謂諫官之設也而亦何至以直聲震於天下
如所謂鐵面之號哉迨三代告還風濟世降上無受言
之主而下多諱言之士於是天子不得不設之諫官而
以言責屬之矣臺諫之設固直道之衰也而世之論臺
諫者有曰言及乘輿則天子省躬事關廊廟則宰相待
罪如此乎其權之重也又曰坐乎廟堂之上而與天子
相可否者宰相也立乎殿陛之間而與天子爭是非者
諫官也如此乎其責之隆也乃御史則主封駁之司處
搏擊之任錦衣服鐵簡銀魚以侍天顏而糾百僚執

朝綱而肅憲度袖懷諫草而臺閣生風手出彈文而朝
端增氣足以回萬乘之心而寒奸諛之膽是御史之爲
職亦甚重且艱矣顧天下之士剛直者少而柔佞者多
忘身徇國者希而全軀保家者衆而况天子威重於雷
霆勢重於千鈞尤足以奪人臣之氣而撓其所守於是
始有呶訾慄嘶啞咿嚅喞以取容突梯滑稽如脂如韋
以契楹奴顏婢膝守口如瓶自同立仗之馬轅下之駒
抱葉之寒蟬以竊祿甚而如杜欽各承者流黨於王氏
陰收富貴之利而直攻成帝陽取蹇諤之名斯蓋奸人
之尤者也馴至君德日敗國是日非大奸盤踞而不動

衆正屏息而莫敢誰何而風憲收聲霜威掃地盡矣以
是人而列之諫垣污蔑銀臺孰甚焉而又何鐵面之足
云也閔道夙抱忠貞直諒之志勵獨立敢言之操而遭
際昇平對揚明主言論慷慨而不嫌於過激風采凝毅
而不病於大剛法鷹鷂之搏擊象獬豸之觸邪類屈軼
之指佞直辭勁氣磅礴朝著而威望表於天下是故口
啣天語面帶霜威何其壯也天潢貴戚豪華鼎盛而望
鐵面則屏氣矣大臣權門依馮寵靈爲城狐社鼠之勢
營蟠結根據之奸牢不可動而覩鐵面則落蓬蒿之夫
悍將擁兵擅權專制方面不受約束而亦不克奈於鐵

商之威，嬖人佞倖，出入宮掖，如鬼如蜮，而亦不免。傷於

鐵面之勢，鄙夫懦士，箝口結舌，以持祿取容，而思鐵面

之臣，則汗顏無地矣。甚而天子且改容以謝過者，有矣。

臣子駢首於請室者，有矣。壯哉清獻公之節乎！昔者汲

黯寢淮南之謀，二鮑斂貴戚之手，李膺伸破柱之威，張

綱著埋輪之直，數公者，皆所謂鐵中之錚錚，庸中之

佼佼，不畏強禦，而以鐵面有聲於時者也。閔道之氣節，

豈非數君子之遺一哉？孔子曰：「枵也欲焉得剛？」又曰：「色

厲而內在，譬諸穿窬之小人，夫有欲則不得為剛，而動

於意氣之私，則或流而為色厲內在，是所謂玉表而石

中者也羊盾而虎皮者也故文之無畏能扶宋公之僕
而不免喪氣於過宋之時元楨能劾內侍之奸而不免
收節於貶竄之後劉栖楚能碎玉階之首而不免朋附
於八閔十六子之鄙韓璜能按將帥之贓而不免毀志
於歌伎之手豈不爲勢屈不爲利誘者哉而又安在其
爲鐵面也清獻公之鐵面吾知其不易爲矣必有龍逢
之忠肝者能爲之有比干之剛腸者能爲之有宋璟之
貞姿勁骨者能爲之閔道晝之所爲夜必焚香告天治
心之功密矣入蜀而一琴一鶴以自隨持身之節嚴矣
惟無物者而後伸於物此其所以能剛也不然其不爲

無畏諸人者幾希矣故剛直也矯激於一時者意氣易盈而易銷而天下得以窺其後樹立於平日者志節愈久而彌勵而天下有以懼其威孰謂清獻公之剛而可易爲者哉詩云彼己之子邦之司直公之謂矣雖然君猶表也臣猶影也表端則影正君仁則臣直氣節之士何代無之人君不能培植安全而震撼折挫之自非烈火之真金百煉之精鋼鮮有不靡然而變節者矣其有不變者則伏鼎潤鑊竄遠投荒而正氣銷磨以盡又安望其臣之能直也仁安一恭和易容受直言當其時若唐介之敢言張昇之孤立包拯之笑比河清及趙抃之

鐵面皆能始終保全之此直臣之所爲感激而思奮者也然則閔道之氣節可尚矣而仁宗之能容君人之度不亦偉矣哉愚故表而出之以見當時一代之盛云

韓范評

明沈 淮

當宋慶曆元昊跳梁全師屢覆邊城陷沒蓋自繼遷背叛迄今幾六十年繼遷父子無歲不以和請而鄜延涇原環慶之間無歲不被兵仁宗乃遣侍臣就問方畧而魏公文正公各以策上韓則以屯二十萬重兵謹守界壕經費日感士氣日隳且勢分力弱賊有輕我之意而我且不支欲併力一舉以晷永逸范則以戰者危事平

定難期挑禍啓釁徒阻內向之意欲以恩信招來擇利
修築廢砦以徐俟其釁當時多難韓而是范爲易就卒
之論戰則劉平有三川口之敗夏竦有豐州之敗葛懷
敏有定州砦之敗卽魏公亦不免水川之敗而夏卒以
二十五萬之茶幣和終宋之世常爲與國後世按成敗
者又率右范而左韓右范者以爲善察彼已休兵息衆
常握廟筭而無遺鏃亡矢之勞計誠得也左韓者以爲
時詘舉盈驅無辜以幸不可必之功魏公徒激一時之
弱耳非長策也愚竊以爲謀國者當先其大體而後小
利幹蠱者貴族其神器而緩近卮事後成敗可亡論也

元昊父子以叛逆餘孽一舉而陷靈州再舉而銀綏割
陷清遠破西涼狼藉將吏蚕食藩漢僭號改元此而不
誅中國之體陵夷極矣更欲苟且姑息獎以王爵贈以
金帛覆城不取而又加賜焉何以舒華夏之氣鼓戍卒
之心哉此愚嘗以爲和之一字不獨貽慶曆之耻而實
釀靖康之禍者也不敢以文正之言爲盡善且當時所
謂不戰者不過曰勇怯不敵耳地形不便耳分兵深入
師老糧匱爲可虞耳不知當時非無兵也患在藩鎮損
削太過以屢易之將馭非素撫之士是以動輒掣肘備
魏公信之而令魏公久任之奚有違制之任福耶吾徵

白豹城之捷而知魏公之足以了此也元昊舉族而行
不遺五萬吾併力西向環慶鎮原當其前鄜延麟府牽
其左吐蕃回紇出其右先復橫山斷賊一臂賊縱阻河
負山窟穴完固吾可操數月糧而得志矣又何險隘可
慮而不繼之足患哉計不出此而一意於和卒之慢書
之及當文正之身不免而聚甲屯耀閱歲無休抑中國
之士氣起四夷之玩心至以堂堂天朝而僅爲么麼小
寇之父以全盛之時而不能制蕞爾之畔賊遂使其後
靡所能抗靡所不和陵夷衰替至不忍言豈非際可爲
之機當幹蠱之會叢挫不振積弱之勢一成而不可反

耶至是而始信魏公之見遠也大抵宋室之弊議論太密而制事太疎視敵太重而視己太輕議論太密故謀國者靡定見制事太疎故舉事者鮮成功太重則畏而不敢爲太輕則怯而不能爲卽西夏一事方繼遷之歿曹瑋嘗請討之真宗直欲以恩結而不果元昊始反非有極重之勢也王德用請討而朝議竟阻之至賢如李文靖亦謂中國不能守而主棄靈州之議若文正豈見不及此而顧主和議也者亦以意在持重冀得萬全以舉而不意當時不善用其策至一和不易使中國失一右臂宣靖建紹之際其蠱壞遂并關隴不能守也觀真

與魏公並對有曰以和議爲權宜以戰守爲實務則亦知魏公之議不可奪已噫後之謀國者其亦以文正之言爲權而以魏公之策爲正

六一居士傳

六一居士初謫滁山自號醉翁旣老而衰且病得退休於潁水之上則又更號六一居士客有問曰六一何謂也居士曰吾家藏書一萬卷集錄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客曰是謂五一耳奈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於此五物之間是豈不爲六一乎客笑曰子欲逃名者乎而屢易其號此莊

生所誦畏影而走乎日中也余將見子疾走大喘渴死而名不得逃也居士曰吾固知名之不可逃然亦知天不必逃也吾爲此名聊以志吾之樂爾客曰其樂何如居士曰吾之樂可勝道哉方其得意於吾物也太山在前而不見疾雷破柱而不驚雖饗九奏於洞庭之野闕大戰於涿鹿之原未足喻其樂且適也然常患不得極吾樂於其間者世事之吾累者衆也其大者有二焉軒裳珪組勞吾形於外憂患思慮勞吾心於內使吾形不病而已悴心未老而先棄於五物哉雖然吾日乞其身於朝者三年矣一日天子惻然哀之賜其骸骨使得與

此五物俱適於田廬庶幾償其夙願焉此吾之所以志也客復笑曰子知軒裳珪組之累其形而不知五物之累其心乎居士曰不然累於彼者已勞矣又多憂累於此者既佚矣幸無患吾其何擇哉於是與客俱起握手大笑曰置之區區不足較也已而嘆曰夫士少而仕老而休蓋有不待七十者矣吾素慕之宜去一也吾嘗用於時焉而訖無稱焉宜去二也壯猶如此今既老且病矣乃以難強之筋骸貪過分之榮祿是將違其素志而自食其言宜去三也吾負三宜去雖無五物其去宜矣復何道哉

敘宋新法始末

初仁宗時臨川王安石上書大要以天下財力日屈風俗日壞欲法先王之意有所改易期不至傾駭天下而功以就先是安石擢進士授淮南判官故事秩滿許獻文求試館職安石獨否英宗時數召不赴神宗卽位於是自文彥博歐陽修韓維呂公著等亡不稱其賢曾公亮薦之尤力帝意甚嚮之召爲翰林學士旣至詔越次入對時上臨政圖治意銳甚而安石盛稱堯舜之道至易而不難因乘間勸其擇術推誠上甚嘉納之居無何拜叅知政事因問設施以何爲先對曰變風俗立法度

正方今之所急也於是安石以上排群議用之數揣得其堅與已欲盡行其所不可當世者因爲上稱周官理財之法立制置三司條例司掌經畫邦計議變舊法以通天下之利命陳升之安石領其事安石初與呂惠卿定交至是薦之與蘇轍並爲檢詳文字又以章惇爲三司條例官曾布檢正中書五房事無大小安石必與惠卿議之朝臣有不使者布必上疏條析以堅帝意後蘇轍以不合出爲河南府推官獨惠布用事熙寧二年四月賣塩場於永興軍始罷通商法九月行青苗法十一月須農田水利約束三年改諸路更戍立保甲法及行

募役法四年更定科舉專以經義論策試士五年三月
行市易法五月行保馬法八月行方田均稅法六年收
免行錢初呂誨以安石不通時事大用之則非所宜上
疏極論之出知鄧州誨既斥安石益橫安石爲人果於
自用能以辨博濟其說至謂祖宗不足法天變不足畏
人言不足恤帝或意不能無疑安石度帝終欲與之共
治必稱疾固辭求去帝不得已爲罷諸言者比起視事
則持新法益堅帝亦益信之邪人得窺其意每曲爲附
和輿得借資由是文彥博韓琦富弼司馬光呂公著歐
陽修范鎮趙抃程顥蘇軾皆以論新法相繼罷去而呂

惠卿曾布章惇薛向等率致位通顯凡安石所爲共獨
變制科罷詩賦得之方田差爲便民免役差役各有利
害其他大都巧爲之名以罔利於下或至朝廷與商賈
等安石亦不疑也青苗法行上因韓琦疏論頗欲罷之
會遣二中使察之二人適安石所陰結爲助者還皆言
民便於是帝遂無罷青苗意其計術多類此熙寧七年
夏大旱帝憂形於色欲盡罷法度之不善者會鄭俠繪
所見東北流民扶携轉徙之狀爲圖上之帝爲罷新法
十有八事是日果大雨而安石復力求去呂惠卿鄧綰
環泣帝前論新法不宜罷於是切如故安石免相以

韓絳呂惠卿代之二人守其法不少失而惠卿又立手實法民尤苦之惠卿性陰狡故由安石進旣得志忌安石復用極擠抑之而韓絳數與惠卿爭論度不能制密請帝復用安石旣至數月惠卿以罪免罷手實法安石悔之終身以不能識惠卿也上初有圖燕之志而安石亦慨然欲以爲功故謀變法以足財用後稍稍用王韶熊本等開熙河擊瀘夷欲以漸行之西北遼人疑之使使來議疆事徃反至再帝以問安石安石度卒不可如何乃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於是所割地幾七百里蓋上與安石所以膠固親信多在此然其効可稽矣是年

十月安石復免相帝卒用李憲等大舉征西夏潰於靈州於是民屈於征歛兵弱於疆場圖事始謀亦稍稍艾矣哲宗初皇太后臨朝司馬光呂公著並用爲相元老耆舊多在位者於是保甲方田市易保馬青苗免役諸法和繼而罷然熙豐之黨猶分布中外光旣卒鴻臚丞常安民貽公著書引陳實及唐五王事以戒元祐八年哲宗始親政群小果力排太后時事章惇呂惠卿皆復官日以紹述爲事於是盡復熙豐所行法而元祐諸臣貶斥殆盡繼以蔡京童貫之徒鼓其焰而乘之弊內事外天下騷動遂成靖康之禍紹聖以後大都祖述安石

餘論要之安石志在富疆中國以制四夷奸人乘之卒亂天下凡歷四朝五十餘年而爲南渡之宋云

司馬溫公

張文潛

元祐元年九月甲子丞相司馬光薨朝廷議所以追崇之於是進爵爲公而國於溫惟司馬氏系出晉安平獻王孚而獻王河內溫人也故推本其故家而封之五年奏議郎王仲孺爲溫令告其邑人曰惟司馬公道德功烈著於朝廷施及生民者自匹夫匹婦與夫荒外戎狄悍夫姦民心革誠服左右兩宮格於太平是其功德宜配社稷天下祀之而溫者國也顧不能祠而可乎於是

度地作堂畫公像而禮祠焉告於譙郡使來使記之爲
之言曰盛德之不作於世久矣古之所謂盛德者不施
而民服無事而民信未嘗動顏色見詞氣而天下從之
若弟子之慕父兄故其爲功也不勞而物莫之能禦三
代之亡聖賢不作而士之能有所立於世者亦多矣然
皆費心殫力招天下而從之以其智勝之而後能有成
是何也德不足而取辨於其才故也故其所建立勞苦
而淺陋夫豈不欲爲盛德之事哉蓋其所積者有不足
故也子產君子也猶曰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
如猛夫子產豈欲爲猛哉以爲德之效實難懼夫好高

之難成也是以甘心於其次以求夫無失嗚呼德者子
產之所難而况其下者乎故自秦漢而後更千有餘歲
而盛德之士不作蓋無足怪惟司馬公事君而君敬之
未嘗求民而民與之非其類者有不合而無不信受其
罰者有不悅而無敢謗其自洛入覲也郡邑田里至於
京師觀者千萬環聚嗟嘆至於泣下嗟乎此可以言語
術智得之哉故其相天下也因物之所利而與之因人
之所惡而去之從容指麾內外響應而天下無事矣蓋
自秦漢以來至公而盛德之效始見於世可謂盛矣嗚
呼當大事處大疑勇者招敵智者召謀惟玄德可後漢

物服則夫二聖之所以用公其可知也夫某辱游公之門而喜王君之好德使其說書於堂而刻之

蜀山蘇公祠

明李東陽

常州宜興之荆溪有蜀山本獨山也志稱蘇文忠公與蔣學士之奇同舉進士買田卜築於茲山之麓於是易獨爲蜀按爾雅山獨者皆爲蜀志又稱愛其名而居之者理則然也公嘗欲作亭種橘預名曰楚頌後上表乞居常及歸自嶺南卒於州邸其弟文定公以其喪去葬於穎上其家亦不復至常夫天下之論名臣碩輔者或原於嶽降或歸之地靈文章氣節亦以爲得江山之助

固也及乎遐陬僻壤一丘一壑或有所憑藉亦足以不
朽於世是所謂人與地者恒相須以顯而亦不能不相
爲重輕若君子去父母之道則遲遲其行越在他國則
觸物感事懷思顧戀而不能已是蓋存乎人而物不與
焉會稽之東山以謝傅名其在金陵亦築土以象之天
下之爲東山者何限而非其人莫之名也公之自蜀入
洛隱然重京師父子兄弟之名遂擅天下則公乃天下
之人俗言三蘇生而眉山之草木皆枯者妄也及其流
離貶竄不能居其鄉卜居茲山托名以寓意穎之山名
曰峨眉者亦此義耳後雖其體魄在穎而魂氣之無不

之者安知不徘徊眷戀於茲山也耶且公所謂不待生
而存不隨歿而亡者將流行充塞於天地間而況其經
過寄寓之地哉公之文章氣節天下莫不尊之是雖不
得與於天下之祭揆之鄉先生社祭之義有過而無不
及獨山之爲蜀也其社之類乎然則是祠之設固耆民
俊士衣冠俎豆所宜周旋而傾注焉者也夫使文章不
如公氣節不如公則蜀之王萬一嘗榜鄭邸爲蜀舍而
朱俊民劉跋爲之記銘然亦不顯東陽楚人而燕產嘗
因贈太師徐文靖之約買田茲鄉而遽罹家難竟莫之
遂工部以其迹頗相類而不知其文之弗稱也請爲記

祠事之成予於是亦誠有感焉

宗澤像贊

明吳伯宗

公之力足以旋乾而轉坤公之功足以攘夷而安夏始以一言能返北旆而南還後以二十四疏不能回南轅而北駕且留鑰之任方切而巧言俱入於帝聰渡河之志未酬而大星忽隕於中夜何人之於公則知媚嫉而天之於公則不知假借此有志之士百世之下所以想英風而激昂拜遺像而悲咤也

兀术走

明李東陽

金山廟前鼓聲起江頭走却四太子緋袍玉帶墜復跳

華人頓足胡兜喜君不見和尚原頭走禿胡天爲中原
留逆雛他時再作江南圖韓公吳公還有無

岳武穆

碑記

明徐階

昔讀明道先生書有言曰天下之士須才與至誠合一
方能有濟才而不誠雖有忠義功業亦出於事爲浮氣
幾何時而不盡竊嘗執是評古之人物至武穆王事未
嘗不歎王之才與至誠合非尋常號有忠義功業者所
能擬也王始起徒步在諸將中位最卑年最少然而百
戰百勝爲功最多郾城之捷廬州之援雖鴛鴦如兀术
猶悲號竄避之不暇其才大率類漢淮陰侯高宗之始

用王有精忠之褒有中興之委其爲知遇亦大率類漢高之於信然信困楚之績拒徹之言雖有可稱而怏怏之私卒不免萌於奪爵之非其罪維王自破劉豫唐州之後銳意欲取中原於時高宗方惑於秦檜以節制光州則不果以諫阻和議則不納以請洒掃諸陵則不從蓋高宗之用王者已大異於初而王援拱毫畧汝鄭經營穎蔡爲之益力比進軍朱仙恢復之功且垂成矣而班師之詔遽下未幾王亦身及於戮以忠受禍至今論者猶共寃之而王怡然就死畧無忿懟不平之意其視信失王則不赴討豨之徵臨刑則追咎拒徹之誤者固

未可同年而語也然則王忠義功業非激於高宗之知
遇如信解衣推食之云非懾於天下之議已如信惇人
不詳之說特其徇國之心真切懇至竟以爲幸不歿於
戰卽歸歿於獄苟初心之不違斯隨寓而安耳非誠之
至也奚能爲之故語王之純節惟漢諸葛忠武侯唐郭
汾陽王可謂儔匹而汾陽之才又似不及王蓋三代以
降才與至誠合一卓然炳然者王與諸葛亮兩人而已
侍御公以盡忠報國表王之心也其觀王之深者與

鄆城大捷賜獎諭詔

高宗

自羯胡入寇今十五年我師臨陣何啻百萬曾未聞遠

以孤軍蓄茲巨孽抗犬羊並集之衆於平原曠野之中
如今日之用命者也蓋卿忠義貫於神明威惠孚於士
卒暨爾在行之旅咸懷盡敵之心陷陣摧堅計不反顧
鏖鬪屢合醜類敗奔念茲鋒鏑之交重有傷痍之苦俾
爾至此時與之辜惟虜勢之已窮而吾軍之方振尚效
功名之志亟聞殄滅之期載想忠勤彌深嘉嘆降關子
錢二十萬貫犒賞戰士故茲獎諭

書生叩馬

明陳敬

嗟嗟天不祚宋胡馬南嘶紫雲鏃影北風沸塵岳將軍
從悲憂血肉中間關萬死撐乾坤於百戰唯是朱仙報

捷金酋顛頓不敢望將軍之麾蓋斯不已壯南朝而禡
虞晚哉祖宗有靈趙氏未斬必且抵黃龍一掃嵩丘河
洛之腥而秦丞相且擯之且復盡之皇天弗駿猛狗爲
妖蓋余讀書生叩馬之諫私心悼之書生叩而宋事去
可悼也其言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立功於外令人驚
拊心寃武穆而口嚙丞相之奸竟書生言固當書生故
步武中原非緬首爲金下者也半壁江南奄奄氣息江
河破碎誰與撐持言念腥羶載道先皇帝羈栖絕域牧
馬悲鳴胡笳撩慄渺茫天涯能不摧心將軍誓心天地
南朝未無人也江東豪傑捲土重來顧誠不知何如徒

沁沁泯泯奔金人而前告之右袒天朝而前茅虜騎嗟
嗟天平書生固非人哉將軍枕矢石崎嶇鞍馬間願收
兩河而挈燕雲於唾手斯已烈矣書生叩而曩厥垂成
之緒隳之單辭則天之厭亂已極而洩機於書生也番
番新城三老一言剗啞啞之夫悟王上以君臣之大義
而壹關一說忼慷諫議若斯之凜也金人掠我土毛血
我天地蹂躪我上國蓋至匹馬南渡舉族北轅而江南
無淨土矣胡兒歡宋兒悲北人樂南人愁哀纏率土怨
薄層霄書生故應極身母二圖睢陽之像洒新亭之淚
告爾金人無犯我關告爾丞相勿剪忠良告爾將軍擒

梟滅醜告爾天子薪臥膽嘗不謂身宋人而棄宋且佐
敵也嗟乎哉天也書生固非人哉吾聞紅衣抱日而老
嫗泣呂雉登霞向而蒼狗噬理亦有之書生固奇士也
安知非出沒變幻天所假之以爲女直前驅者也夫靖
康見告中原血肉踈露泣衣驚弦慘骨彼夫揮甲丁而
按斗闕者不能勝勝輒不再也將軍持弱卒抗金兵數
十萬克汜水克襄陽已復克鄆城朱仙之駐電掃星馳
天地爲飛震恐戰士爲飛飲血敵人股栗心怖惴惴懼
隻輪之莫返而書生叩矣書生叩而胡馬策吳山矣中
原可復而使之不得復又使之必不復嗟哉乎天也建

炎而來百餘戰矣其獲勝者直此時耳完顏亶弱粘罕
死大將之可以戰者僅兀朮耳非將軍敵也撒離喝烏
祿非韓世忠劉琦吳璘敵也海上之女直其覆燕傾汴
者漸以疲老中原之子弟則猶知有末德也將軍開關
萬死而得數捷捷屢報而和議梗將軍之身愈危矣天
生將軍又復生秦丞相丞相固天所餒以覆趙宗者也
書生卽不叩叩金人而寤宋亡不煖座矣疇謂非天哉
將軍壯心填海苦膽憂天卽使犁漠庭歐榻邊之窮睡
九死不惜而賁志以沒嗟哉夫天也天亡宋而將軍不
亡宋宋未亡而將軍先殞也悲哉磨河漠漠蠻獯擁蔽

西風淒動朔雪衰丈二帝魂消雪窖兩宮環珮空還追
念馬角龍髯之白令人潛淚成血傷心哉一介草茅猶
思掛旌封泥一洗乾坤之耻將軍刀未畢拔而金牌下
人饑紅染壯志冰消冤矣近世儒者謂可用大夫出疆
之法不奉詔而進兵則非也維時天子贅旒丞相操國
將軍不受命丞相以尺一削其官而奪之則何辭書生
盖有以逆其功之必不成天也將軍沉深好左氏不能
斷以義隱忍就死固已諒天之定矣及至海濤不信而
知天果厭宋彼書生者亡亦其所出沒變幻以顯其奇
者也噫嘻乾坤水上萍黃屋今何在人以爲宋亡於元

而余以爲宋亡於書生叩馬之時書生洩天之機而金人適覲天之機高宗闇於機而不寤若將軍則隱其機而強爲之必不得爲而後已耳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嗚呼宋運盡矣將軍可以死矣彼塵土奸雄淒涼萬古而武穆忠魂與日月爭光可也

端宗帝昺

世史正綱

按元揭傒斯曰以主弱臣強之宋豈能以數萬之金幣保區區江南之地故宋戰亦亡和亦亡由是觀之宋至是蓋無可存之道矣雖曰天數亦由人謀之不臧爲一世計則中國之臣誤國之罪也爲萬世防則中國之人

助夷之罪也嗚呼自古無不亡之國而中國則無絕統
之理謝枋得有言五帝三王自立之中國乃滅於諸儒
道學大明之日此宇宙間大變也春秋責備賢者而識
治道者咸謂上策莫如自治此愚於宋之亡所以不罪
夷而罪華咎人而不咎天也與

徐應獮

大學生與其子鄉貢士
琦松女元娘俱赴井歿

明舒芬

啓嗣而有扈拒兵武興而伯夷叩馬夫豈昧於天命者
哉君子曰語道者不以天語義者不以命傳賢不易之
道也禹傳子而有扈不服非不知啓之敬承於天與也
懼後世非其人或得以據聖神之位然則書錄甘誓不

以家天下爲兵禍之始耶君臣不易之義也武嘗北面
乎紂而一旦伐之若伯夷者豈不知武德之聖而周命
之時哉而叩諫之懼后世臣子一動於利得藉此以行
弑逆而無所忌憚也嗚呼二子當三代之盛猶將亡國
殺身以爲名教之計烏知有百世之下事尤異於是哉
宋元之際道亡義滅而禽獸制人舉天下與夷狄而不
以爲耻奉君后以臣妾於禽獸而以免死爲幸斯時也
不有徐公舉家死之義則宇宙不幾於覆耶方伯顏入
臨安盡浮三宮百官諸生以北雖舉城亦無有難行者
惟公呼其二男一女訣奠於岳穆王誓不與俱且從容

而外嗚呼擬公之歿則文天祥張世傑諸公盛矣而公不在其位擬公之節則李芾趙昂發諸公壯矣而公不在其職亦將擬公以魯仲連不肯帝秦之義而行之尤烈則十倍於仲連自非蹈道之素烏有此舉以回日月之光耶終古知華夷之防而不肯役於禽獸者公之風蓋不在於伯夷下矣

江萬里江萬頃

蘇佑

先生少有雋才聯舉登寶慶二年進士文名籍甚受知理宗嘗書其姓名於几嘉熙末同知樞密院事旋復罷去咸淳元年復以舊秩起先生器望隆重風裁蔚然顧

峭直自任遇事無隱時論多齟齬初爲賈似道宣撫司
叅謀似道每惡其違已先生不爲意無何似道以去要
帝帝涕泣漣如旣拜且留先生以手掖帝曰自古無此
君臣禮陛下不可拜似道不可復言去似道下殿笏謝
先生心實忌之數謀驅逐會先生亦四上疏求去出知
潭州絳侯見猜而賈謫公孫不合而董遷異代同符士
林雅重五年復拜先生與馬廷鸞爲左右丞相時襄樊
圍急似道竊持國柄日惟聲色苑囿是耽先生屢請益
師往援似道弗答遂力求去寓居鄱陽鑿地芝山扁亭
止水迹涉逸豫心有隱憂人莫喻其旨及襄樊破先生

執門人陳偉年曰卽今大勢已不可爲貞臣勵節六
在所不計當與國爲存亡旣而元兵至饒州民皆
知州事唐震歿之先生從容坐守以爲民望已而兵入
其第欲屈先生遂赴止水歿道範家人情篤父子侍人
暨嗣鎬相繼投水中積屍如壘旦日先生屍獨浮水上
人以爲異從者殮葬之偉烈激於素衷英靈貫於白日
朝廷嗟嘆行道痛哀詔贈太師益國公謚忠文忠表蹇
蹇文昭郁郁按謚稽履嗚呼稱矣弟萬頃聯居筮仕歷
綰郡符戟棨攸臨清謹茂著任崇置水而盡情郭伋待
期以弘信不是過也知南劍州威擴適宜教養備舉興

學置田廩餼以助彬彬奕奕俗易化行武城下邑言游
不廢乎絃歌蜀郡僻遠文翁武先乎禮樂解組家居元
兵逼境委棄私第遠走饒州冒險請兄克念天顯竟爲
賊所執大罵不屈元人支解嗟嗟屈平放逐竄身汨羅
張巡拒守殞命睢陽方之兩江先生出非對君斃非守
土徒以憤王維之已墜悲國祚之綴旒乃殺身成仁舍
生取義連翩絕軌萃集一門機雲麗藻殊無紀於旂常
真杲芳塵益增燁乎琬琰江氏爲其難者非耶

史天澤

元

明李善長

史天澤承父兄之業蘊抱不凡平居循默及臨大節議

大事則毅然以天下之重自任年四十始折節讀書喜
與名士交遊而立論多出人意表拜相之日門庭悄然
以怙寵爲耻出入將相五十餘年上不疑而下無怨或
以郭子儀曹彬比之殆非虛矣其八子貴顯纓笏聯榮
世胄爲極盛云

劉氏鴻書卷之二十八

終